

◇ **水润南方**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香蜜湖里有一只鸟，深圳所有水边都能见到的那种白鹭。水鸟站在岸边，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。忽然腾空而起，身上系着一根绳子，牵引着水面，要把湖水拉起来。它太小了，力量不够，湖水太重，往下拽它。白鹭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，甩掉绳子噗噗拉拉飞到了对岸。它抬起瘦瘦的腿频抚胸口，稳定自己受到惊吓的小心脏。

但它不会离开。水面有多大，它的活动范围就有多大，无论向上，向左向右，湖水都观照着它。波纹一波一波荡漾起来，水鸟的身影也似乎跟着一颤一颤。它叫起来，呱呱，呱呱。声音有点怪异，但我听清了，它在喊：国华。国华。

这是一个指令。飞啊飞啊飞到我的面前。接下来我一系列行动都是围绕着这个指令。

一，我丈量了香蜜湖，当然没拿皮尺，肉眼可见，何须外力。湖面并不大，略似大拇指和食指伸开的形状，宽不过百米。我的朋友王博龙说，他憋足了一口气，可以从这头游到那头。这话挺伤自尊的，如果王博龙站在湖边，香蜜湖

又有灵性，应该喷一口水到他的身上，让他全身湿透，落汤鸡一样回家。

二，我围着湖水走。香蜜湖路、侨香路、香梅路、红荔西路，四面将其围住。沿着这条路走一圈，约一个半小时。一路上，树木直立，浓荫森然，行于树下，风吹凉爽。

三，绿荫中穿插着菠萝蜜树，十几米高，硕大的浑身刺疙瘩的菠萝蜜，直接长在树干上。等成熟时，取下，切开，果实又甜又香，似乎为“香蜜”二字背书。

四，从一条小径进入园区后面的一个门，延展开一大片空地。树木一棵挨着一棵，树木上结结实实地缠绕着一根根藤。遍地长满浓密的鬼针草，似坟地，白色的花朵上，白色的蝴蝶乱舞，带动着无人的空间都躁动不安，一刻不停。不知是谁在这些荒地上开垦出几小块农田，两垄红薯，一排玉米，若蹲下看，秸秆像是一条条大腿，随时可以走动起来。

密林深处，搭建着四四方方的简易棚子，旁边空地上有一晾衣架，刚洗好的衣服挂在上面随风飘。三轮车上

整整齐齐叠着废纸箱子。终于见到一个人，女性，看不清年龄，戴着草帽和面罩，典型岭南农民打扮。和我打个照面，她嘟嘟囔囔地说起什么，一句都听不懂。我们的隔膜，如同此处的卑微和不远处的豪宅小区，千沟万壑。

五，一条隐隐可见的羊肠小道通到水边。我试着走了几步，不敢向前了。若不计后果，是可以走近那水的。目测湖边泥土非常湿滑，似乎有人靠近并掉下去过，变成了湖里的鱼，或者变成了苍蝇。那是一只苍蝇还是小虫？就那么悬浮在我眼前，仿佛一动不动，却可以感到它的翅膀在亿万频次地抖动，然后又倏忽平移走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看不到飞翔的痕迹。

表面上我是一个行人，一个旁观者，事实上却是一个信息搜集者。这些凌乱不成体系的信息，我都打包交给水鸟了。水鸟一直没动，等着我看它。那是我和它之间的密码，如同它和香蜜湖之间的密码。然后就见水鸟拉起那些水。是的，水飘起来了。像一块沉重的铅，被一只纤细的鸟儿带离土地。这不是幻觉，是真实的存在。天空因此跟着升高，以免被撞到。天地间只有一个悬空的香蜜湖，湛蓝湛蓝，天水融为一体。这时候千万不要提什么意义，这就是美。

在兔子灯中央，我就拉着兔子灯招摇过市去了。可几乎每次快到家时，我总会不小心拉翻兔子灯，一把小火点燃，兔子被烧得只剩铅丝骨架了。这把小小的火，也预示着元宵结束年过完了。

如今，当年的老爸做了外公，每年元宵节前，又忙着重操旧业，为外孙和外孙女扎灯。兔子灯用的依然是铅丝骨架，但兔毛有了改良，改用餐巾纸，软软的，兔子顿时变得毛绒绒的，深得孙辈们的心。

元宵节，点亮兔子灯，也点亮了心中美好的愿望。晚饭后，祖孙拉着点着蜡烛的兔子灯，在小区里巡街。现在手扎的兔子灯已不多见，女儿和儿子都说，兔子灯觉得很拉风，常常引得小伙伴们跟在后面。他们拉灯，很小心，从不把兔子灯打翻，兔子灯也从没被点着过。回家后，白白的、毛茸茸的兔子灯，总能伴着他们度过一整年。

酬了，嘈嘈杂杂，没意思。心下对这种场合是拒绝的，能不去就不去。

冰酒也好喝。那年在北京学习，喝到冰酒，至今惦念。冰酒产自加拿大，口感温和，抿一口，像把春天含在嘴里，极美，像清雅的花，淡淡的，有清凉意，唇齿间有花蕊的味道。这样的酒适合二三知己，慢慢饮，细细品，一口一口啜。滋味在心，在情，在彼此之间既熟悉亲密又有距离的好，这种好亦有时间酿出的味道。

杯酒之间，话一句一句地递过，放松，随意，失意，都好。好在自在。有时也并不说啥，对的人，对的时间，氛围刚好，刚好在一起。不知怎的，一时想起多年前故去的友人，心下戚戚的，一时无语。

杯酒闲话，到底闲话。醺醺然忽有醉意，又得意外之好。

那天到底是贪滋味，慕斯莱斯喝毕，头有些晕。小醉微醺，宜酣眠。四肢百骸无不放松，头脑清醒，肢体懈怠，一觉天明，并无梦。

香蜜湖

拉兔灯

兔子灯。

爸爸扎的兔子灯，骨架是可以重复利用的，所以第一次拗的造型最重要，圆圆的头、椭圆的身体、长耳朵、短尾巴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拗骨架时，还要在兔子的肚子里留个摆蜡烛的位置，便于点灯。兔子灯要拉出去，所以还得用木头削四个轮子做兔子脚。雏形出来后，要往骨架上糊一层白纸做身体。然后，再用剪刀把很薄很薄的打字纸剪成丝贴兔毛，这是最麻烦的一步，因为兔子美不美，就看兔毛是否飘逸。兔子的红眼睛，则取材于挂历纸，倘若红色的纸有多，耳朵、脸颊上都可点缀一下。这样，一只栩栩如生的兔子灯就完工了。

正月十五吃过晚饭，点支红蜡烛

有灯无月不娱人，有月无灯不算春。拉兔子灯是许多上海人儿时最有味道的元宵记忆，这也是我家过年的传统节目。小时候，每年正月十五，我总是拉着爸爸做的兔子灯，从前弄堂逛到后弄堂。如今，女儿和儿子“接班”，每年元宵，他们总是拉着外公扎的小兔子灯，背着《元宵》诗，出门兜一圈。

记得我小时候，就已开始流行各种塑料充气花灯了，最常见的是兔子，还有宫灯、灯笼……城隍庙一带，很多路边小摊都有卖。充气花灯的肚里有个小灯泡，手柄上的开关一开，花灯就亮了。五六岁的我，很羡慕小伙伴提着、拉着的五彩缤纷，但巧手老爸是个爱传统的人，他坚持每年为我扎一只考究的

慕斯莱斯

慕斯莱斯是酒。起初听到慕斯莱斯，以为是格瓦斯。

格瓦斯是果酒，说是酒更像是饮料。碳酸味，颜色像啤酒略呈红色，口感甜，在酒桌上可以鱼目混珠。酒精度百分之一。小朋友都可以喝。伊犁河谷一带多产此酒，想是受俄罗斯文化影响。

慕斯莱斯，琥珀色明亮清透。细颈长瓶像穿长裙的优雅女士。倒在杯中晶莹透亮。轻轻抿一口，微甜，有一丝淡淡的酒味，滋味温和，入喉回甜。好喝。友人插话，这酒喝起很爽，有后劲，“莫事来事”。恍然大悟，慕斯莱斯，没事来事。遂加小心，小啜一口，抿一点。朋友接着说，这酒以鸽子血，鹿茸，阿克苏的阿瓦红（当地的一种葡萄酒）一起酿成，价格不菲。我细看过，瓶身上有

“西域古法传承”字样，酒精含量8度。轻轻饮一口，再饮一口，的确好喝。朋友见我谨慎，笑笑说，没事，这酒喝一瓶倒也无事。又说，这种酒只有阿克苏、库车有售，别的地方并没有。心下很是奇怪，库车距库尔勒不过三百公里，竟无以流通，真是让人惦记。

想起从前喝过的石榴酒，亦如此。颜色似红宝石，红而不艳，深而不透。汪在杯中不动声色，如岁月沉潜。抿一口，酒味略重，比慕斯莱斯甜，喉韵更沉。也好喝。

酒能助兴，尤其一群人刚认识，觥筹交错间，性情打开了，话题打开了，你来我往，你依我依，起初是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到后来喝的就是性情，是个性。这种好，仅限于小范围的聚会，人多了就是礼节性的往来应

◇ **胡蛙蛙**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◇ **云上花开**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